

# 上海話的“VV 結果補語” 和“VV 看”格式及相關問題\*

左思民

**提 要：**本文通過對上海話中“VV 結果補語”和“VV 看”格式的考察，概括了它們的五個共同特點：1. 難以後帶賓語。2. 只能充當謂語或謂語中心語。3. 不能表示已經發生的事情。4. 用於祈使句，表示建議、打算、意願的陳述句或詢問未發生之事的疑問句中。5. 除非用於假設條件複句的條件分句中，或用於 V 所表示的行為活動尚未發生的疑問句中，否則不能受否定詞的否定。本文通過進一步的論述，還提出了如下主張：上海話中“VV 結果補語”和“VV 看”都是右向化複雜性動詞結構，具有定式動詞的性質，它們更容易和 OV 型語序及話題化構造相配合。

**關鍵詞：**VV 結果補語；VV 看；上海話

## 一、引言

上海話裏的單音節動詞重疊後可以再帶結果補語，這種格式本文記為“VV 結果補語”，比如：

- (1) 毛巾拥拥好。（毛巾疊疊好。）
- (2) 掛件衣裳讓我掛挂牢。（這件衣服讓我掛掛牢。）

如果將“看”放在重疊的單音節動詞後，這類格式帶有嘗試的意味，本文記為“VV 看”，比如：

- (3) 掛件衣裳讓我掛挂看。（這件衣服讓我掛掛看。）

\* 本文原稿曾於2011年10月29日在韓國崇實大學舉行的“韓國中語中文學會2011年度聯合國際學術大會”上宣讀，蒙講評人和與會代表指正，在此謹表感謝。本次發表前對原稿進行了較大程度的修改和補充。

“VV 結果補語”格式被張林華（2011：64）認為是“V—/+XVC”格式中脫落“一”或“十X”的結果，徐烈炯、邵敬敏（1998：161）認為這是上海方言所特有的現象<sup>①</sup>。陸儉明（陸儉明、馬真1999：276）認為表示嘗試意義的“看”是在北方話中逐漸發展起來的，但其他方言中也有這類現象，比如在吳方言中用得很普遍。阮桂君（2005：92-93）根據對北京大學平衡語料庫中現代作品的調查，指出表嘗試的“看”的出現次數很少，而且很大一部分作品為吳語區作家所著。另外，吳福祥（1995）認為“V—V看”始見於宋代，“VV看”始見於元明。據此說推論，“VV看”應為“V—V看”中“一”脫落的產物。

學界以往對上海話中的這兩類現象有所研究，均有價值，但尚留有進一步研究的餘地，本文打算從考察這兩類現象的共性的角度出發進行一些探索。

為表述方便起見，本文用“\*”表示不能說，用“？”表示不自然的說法，用V表示單音節動詞，用VV表示單音節動詞的重疊。此外，為便於和“VV看”格式進行對比，本文所舉的上海話“VV 結果補語”例子中，補語只限於單音節詞語。

## 二、上海話“VV 結果補語”格式的主要特點

上海話“VV 結果補語”中的補語主要由單音節形容詞充當<sup>②</sup>，除了上文所舉的例（1）、（2）之外，下面再舉幾例：

- （4）拿水倒倒滿。（把水倒倒滿。）
- （5）搥點盆子揩揩乾。（這些盆子擦擦乾。）
- （6）窗子關關緊。（窗戶關關緊。）

這些“VV 結果補語”格式中的動詞都可以換成非重疊形式，如以上五例可以換成如下說法：

<sup>①</sup> 如下文第五節所述，該類現象其實不為上海話獨有。

<sup>②</sup> 錢乃榮（1997：57-58）指出上海話中動詞重疊後還能帶唯補詞“牢”、“好”、“著”、“脫”、“光”等當補語，如“房門鎖鎖牢出去”。我們認為，即便如此，上海話“VV 結果補語”格式中的補語仍主要由單音節形容詞充當。

- ( 7 ) 毛巾扠好伊。( 毛巾疊好它。 )  
 ( 8 ) 搢件衣裳讓我掛牢伊。( 這件衣服讓我掛牢它。 )  
 ( 9 ) 拿水倒滿伊。( 把水倒滿它。 )  
 ( 10 ) 搢點盆子揩乾伊。( 這些盆子擦乾它。 )  
 ( 11 ) 窗子關緊眼。( 窗戶關緊點兒。 )

這說明上海話“VV 結果補語”格式中的動詞重疊並不像普通話的動詞重疊那樣表示短時或嘗試意義。另外，根據我們的語感，在上海人說話時“VV 結果補語”比“V 結果補語”更顯自然，使用機會更多。

若僅此而論，上海話的“VV 結果補語”和“V 結果補語”並無重大差別，其實不然，下面例句反映了兩者之間的第一個重要區別。

- ( 12 ) a. 拿毛巾扠扠好。( 把毛巾疊疊好。 )  
     b. 拿毛巾扠好伊。( 把毛巾疊好它。 )  
 ( 13 ) a. \* 衣裳已經掛掛牢了哦？( 衣服已經掛掛牢了嗎？ )  
     b. 衣裳已經掛牢了哦？( 衣服已經掛牢了嗎？ )  
 ( 14 ) a. 我去拿水倒倒滿。( 我去把水倒倒滿。 )  
     b. 我去拿水倒滿伊。( 我去把水倒滿它。 )  
 ( 15 ) a. \* 搢點盆子已經揩揩乾了。( 這些盆子已經擦擦乾了。 )  
     b. 搢點盆子已經揩乾了。( 這些盆子已經擦乾了。 )  
 ( 16 ) a. \* 窗子已經關關緊了。( 窗戶已經關關緊了。 )  
     b. 窗子已經關緊了。( 窗戶已經關緊了。 )  
 ( 17 ) a. 老大要拿搢椿事體擺擺平。( 老大要把這椿事情擺擺平。 )  
     b. 老大要拿搢椿事體擺平( 伊 )。( 老大要把這椿事情擺平  
       ( 它 )。 )

這表明，上海話的“V 結果補語”格式可以出現在祈使句（如例( 12b )）和表示建議、打算或意願的陳述句（如例( 14b )、( 17b )）中表示未發生的事情；也可出現在疑問句（如例( 13b )）中詢問某事是否發生，或者出現在陳述句（如例( 15b 、 16b )）中陳述已發生之事。而“VV 結果補語”格式只能出現在祈使句（如例( 12a )）和陳述句（如例( 14a )、( 17a )）中表示未發生的事情，但不能出現在疑問句（如例( 13a )）中詢

問某事是否發生<sup>③</sup>，或者出現在陳述句（如例（15a）、（16a））中陳述已發生之事。徐烈炯、邵敬敏（1998：162）曾指出上海話的“VVC”格式“表示動作將會有某種結果，因此大都是將來的動作的，顯示說話人的一種願望、請求、命令等”，本文描述和他們的說法基本一致。

上海話裏“VV結果補語”和“V結果補語”的第二個重要區別是“VV結果補語”格式很難帶賓語，而“V結果補語”格式帶賓語的說法卻大多合法，並且較多地出現在帶使令動詞的祈使句裏。請看下例：

- (18) a. ?叫伊扱好埃塊毛巾。（叫他/她疊好那塊毛巾。）  
b. 叫伊扱好埃塊毛巾。（叫他/她疊好那塊毛巾。）
- (19) a. ?叫阿三頭掛掛牢綵件衣裳。（叫老三掛掛牢這件衣服。）  
b. 叫阿三頭掛牢綵件衣裳。（叫老三掛牢這件衣服。）
- (20) a. ?叫阿花倒倒滿綵只水缸。（叫阿花倒倒滿這個水缸。）  
b. 叫阿花倒滿綵只水缸。（叫阿花倒滿這個水缸。）
- (21) a. ?儂揩揩乾綵點盆子。（你擦擦乾這些盆子。）  
b. 儂揩乾綵點盆子。（你擦乾這些盆子。）
- (22) a. ?儂關關緊埃扇窗子。（你關關緊那扇窗戶。）  
b. ?儂關緊埃扇窗子。（你關緊那扇窗戶。）

此外，上海話的“VV結果補語”格式還有兩個重要特點：一是它只能充當謂語或謂語中心語，二是除非出現在條件分句（即假設條件複句的前分句）和疑問句中，它不能被否定詞所否定<sup>④</sup>。請看如下例句：

- (23) a. 拿衣裳烘烘乾。（把衣服烘烘乾。）  
b. \* 烘烘乾個衣裳（烘烘乾的衣服）
- (24) 我想拿衣裳烘烘乾。（我想把衣服烘烘乾。）

例(23a)中“VV結果補語”格式“烘烘乾”充當句子的謂語，句子合法。例(23b)中“烘烘乾”充當“衣裳”的定語，句子不合法。例(24)中“烘烘乾”看似在偏正短語“拿衣裳晾晾乾”裏充當中心語，實際上“拿衣

③ 當疑問句是追問原因的否定句時，“VV結果補語”格式可以用在疑問句中，有關論述請看本節末尾。

④ 對這第二個特點的注意曾受到石毓智（2007：60）的啟發。

裳烘烘乾”是“我拿衣裳烘烘乾”的意思，可看作小句當賓語，因此，“烘烘乾”是小句謂語的中心語，句子合法。

再看第二個重要特點，如：

- (25) \*衣裳喺沒烘烘乾。(衣服沒有烘烘乾。)
- (26) \*衣裳勿要烘烘乾。(衣服別烘烘乾。)
- (27) 衣裳勿烘烘乾就勿好擺起來。(衣服不烘烘乾就不能收起來。)
- (28) 衣裳為啥勿烘烘乾? (衣服為甚麼不烘烘乾?)

例(25)、(26)中“VV 結果補語”格式“烘烘乾”被否定詞否定，句子不合法。例(27)中“勿烘烘乾”居於假設條件複句的前分句之中，可以被否定詞否定，整個複句合法。例(28)是一個疑問句，“勿烘烘乾”可以充當句子謂語的中心語，這時，問話人表達的是一個追問，想得到證實的信息不是“衣服已經烘乾”的原因，而是“衣服沒有烘乾”的原因。例(27)、(28)有一個共同點——V所表示的行為尚未發生。

相比之下，上海話的“V 結果補語”結構除了可以充當句子的謂語之外，還能充當定語，也能更為自由地接受否定詞的否定，請看下面例句，並與例(23)、(24)、(25)、(26)、(27)、(28)對比：

- (29) 烘乾個衣裳(烘乾的衣服)
- (30) 我想拿衣裳烘乾伊。(我想把衣服烘乾它。)
- (31) 衣裳喺沒烘乾。(衣服沒有烘乾。)
- (32) 衣裳勿要烘乾伊。(衣服別烘乾它。)
- (33) 衣裳勿烘乾就勿好擺起來。(衣服不烘乾就不能收起來。)
- (34) 衣裳為啥勿烘乾(伊)? (衣服為甚麼不烘乾(它)?)

### 三、上海話“VV 看”格式的主要特點

上海話的“VV 看”不是動補短語，我們認為其中的 VV 和“看”之間本來具備連動關係，這個“看”具有“觀察”的意思<sup>⑤</sup>，它和“VV”形式合在一起後便具有“VV 後再看結果如何”的意思，這很可能就是如今“VV

<sup>⑤</sup> 吳福祥(1995:162)認為這個“看”由“瞻視”意義演變為表示泛指的“測試”意義，從而為其意義的虛化奠定了基礎，他認為“看”的“測試”意義產生於魏晉六朝。

看”表示嘗試意義的來源。這個“看”已經虛化，成了嘗試意義的語法標記，可看作助詞<sup>⑥</sup>。例如：

- (35) 儂去捐捐看。(你去疊疊看。)
- (36) 埃件齷齪衣裳叫伊汰汰看。(那件髒衣服叫他/她洗洗看。)
- (37) 拿搵只開關扳扳看。(把這個開關扳扳看。)
- (38) 讓我想想看。
- (39) 搞種花我來養養看。(這種花兒我來養養看。)

上例中的“看”，顯然已經不再表示“觀察”之類的意思了，它的價值與其說是表示辭彙意義，不如說是表示“嘗試”這一語法意義。

在上海話中，用動詞重疊形式表示嘗試意義時最常用、最自然的說法就是“VV看”，現在也有一些上海人會採用“VV”的說法來表示嘗試意義，我們認為那是受到普通話影響的結果，而非上海話的本來說法。請看如下例句：

- (40) ?儂去捐捐。(你去疊疊。)
- (41) ?埃件齷齪衣裳叫伊汰汰。(那件髒衣服叫他/她洗洗。)
- (42) \* 拿搵只開關扳扳。(把這個開關扳扳。)
- (43) ?讓我想想。
- (44) \* 搞種花我來養養。(這種花兒我來養養。)

“VV看”不能表示已經發生的事情。如：

- (45) \* 我已經去捐捐看了。(我已經去疊疊看了。)
- (46) \* 搞種花我已經養養看了。(這種花兒我已經養養看了。)
- (47) \* 我已經想想看了。

下面兩句話可以說，那是因為已發生的動作分別為“叫”和“讓”，並非“VV看”結構中由V表達的動作“汰”和“關”。

- (48) 埃件齷齪衣裳已經叫伊汰汰看了。(那件髒衣服已經叫他/她洗洗

<sup>⑥</sup> 劉丹青(1996:31)在談論漢語東南方言的“VV看”格式時說：“據陸儉明(1959)，這個‘看’在唐代就已開始虛化，但最初還有動詞性質，後來才虛化為語助詞，根據本書的原則，這個常位於句末的語氣詞完全可以看作貌助詞。”我們同意這個“看”已經虛化，但是鑑於它和VV的語法聯繫十分緊密，主張它不是語氣詞，而是一個助詞。

看了。）

（49）窗子開勿開，不過我已經讓伊來修修看了。（窗戶打不開，但是我已經叫他/她來修修看了。）

在漢語普通話中，動詞重疊形式原先表示短時意義，然後有條件地派生出嘗試意義，那麼上海話“VV 看”格式中的“VV”形式是否也能派生出嘗試意義呢？我們認為不行，理由有二：第一、上海話裏表示嘗試意義本來僅用“VV 看”格式，而非“VV”格式。第二、在上一節所論的上海話“VV 結果補語”格式中，“VV”也不表示嘗試意義。

上海話的“VV 看”格式一般用於如下兩種句子當中。

（一）用於表示促請意義的祈使句或疑問句中。除了上文已舉過的例句之外，又如：

（50）吃吃看。/ ?

（51）儂試試看。/ ?（你試試看。/ ?）

（52）儂來看看看。/ ?（你來看看看。/ ?）

在例（51）中，雖然“試”的辭彙意義就是“嘗試”，但是當它用 VV 形式表示“嘗試”的意思時，仍需在後面帶上“看”。例（52）中的“看看看”並非簡單的“VVV”構造，它仍是“VV 看”格式：前兩個“看看”表示用眼睛看的動作，第三個“看”才表示嘗試的意思。

（二）用於陳述句中表示建議、打算或意願。除了上文已舉過的例句之外，又如：

（53）我來吃吃看。

（54）叫伊試試看。（叫他/她試試看。）

（55）讓我看看看。

（56）趙阿姨一定要搬搬看，我攔也攔不牢。（趙阿姨一定要搬搬看，我攔也攔不住。）

“VV 看”格式後帶名詞性賓語不太自然，或者很不自然<sup>⑦</sup>，請看如下例句：

---

<sup>⑦</sup> 由於受到普通話的影響，這種說法的不自然性正變得越來越弱。

( 57 ) ? 吃吃看綵塊餅。（吃吃看這塊餅。）

( 58 ) ? 儂試試看綵個辦法。（你試試看這個辦法。）

( 59 ) ? 叫伊燒燒看綵隻老鴨子。（叫他/她燒燒看這隻老鴨子。）

( 60 ) ? 我看看看綵只鑽戒。（我看看看這只鑽戒。）

( 61 ) ? 讓我寫寫看綵支筆。（讓我寫寫看這支筆。）

但是下列說法卻可以接受，如：

( 62 ) 也叫伊杭杭看味道。（也叫他/她體驗體驗看味道。）

( 63 ) 打打看官司？瞎講。打官司是好白相個？（打打看官司？瞎說。）

打官司是好玩兒的？）

( 64 ) 叫伊拉比比看啥人個本事大。（叫他們比比看哪個人的本領大。）

( 65 ) 讓我尋尋看鞋裏條路近一眼。（讓我找找看哪條路近一點兒。）

其實，例(62)、(63)、(64)、(65)的合法都是有原因的。例(62)中的“杭味道”、例(63)中的“打官司”都是動賓組合關係的離合動詞，並非自由短語。例(64)中的“啥人個本事大”、例(65)中的“鞋裏條路近一眼”，似乎可分別當作“比比看”、“尋尋看”的非名詞性賓語，但在語法結構上，它們和“比比看”、“尋尋看”的關係比較鬆散，因此可以轉換成如下說法：

( 64' ) 叫伊拉比比看，看啥人個本事大。（叫他們比比看，看哪個人的本領大。）

( 65' ) 讓我尋尋看，看鞋裏條路更加近一眼。（讓我找找看，看哪條路更加近一點兒。）

而例(57)、(58)、(59)、(60)和(61)明顯不能這樣說。請看下面例句：

( 57' ) \* 吃吃看，看綵塊餅。（吃吃看，看這塊餅。）

( 58' ) \* 儂試試看，看綵個辦法。（你試試看，看這個辦法。）

( 59' ) \* 叫伊燒燒看，看綵只老鴨子。（叫他/她燒燒看，看這只老鴨子。）

( 60' ) \* 我看看看，看綵只鑽戒。（我看看看，看這只鑽戒。）

( 61' ) \* 讓我寫寫看，看這支筆。（讓我寫寫看，看這支筆。）

進一步分析，“VV看”後面的“啥人個本事大”、“鞋裏條路近一眼”之類其實具有假設條件複句中條件分句的性質，因此可以轉換成下列說法：

( 64' ) 要曉得啥人個本事大，叫伊拉比比看。（要知道哪個人的本領大，叫他們比比看。）

( 65' ) 要曉得鞋裏條路近一眼，讓我尋尋看。（要知道哪條路近一點兒，讓我找找看。）

有鑑於此，在我們的論述中，將不包括“VV看”帶非名詞性賓語的現象，也不包括由離合動詞變化而來的“VV看十賓語”的結構。

和“VV結果補語”格式相似，上海話的“VV看”格式也有兩個重要特點。它的第一個重要特點是只能充當謂語或謂語中心語。如：

( 66 ) a. 辦件衣裳汰汰看。（這件衣服洗洗看。）

b. \* 汰汰看個衣裳（洗洗看的衣服）

( 67 ) 我想拿辦件衣裳汰汰看。（我想把這件衣服洗洗看。）

例( 66a ) 中“VV看”格式“汰汰看”充當句子的謂語，能說；( 66b ) 中“汰汰看”充當“衣裳”的定語，不能說。例( 67 ) 中的“汰汰看”看似在偏正短語“拿辦件衣裳汰汰看”中充當中心語，實際上“拿辦件衣裳汰汰看”是“我拿辦件衣裳汰汰看”的意思，可看作小句充當賓語，因此，“汰汰看”是小句謂語的中心語。

“VV看”格式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不能受否定詞的否定。如：

( 68 ) \* 辦件衣裳嘸沒汰汰看。（這件衣服沒有洗洗看。）

( 69 ) \* 辦件衣裳勿要汰汰看。（這件衣服別洗洗看。）

( 70 ) \* 辦件齷齪衣裳勿汰汰看就攢脫了？（這件髒衣服不洗洗看就扔掉了？）

但是下面三句卻合法：

( 71 ) 儂勿試試看就勿曉得來三勿來三。（你不試試看就不知道行不行。）

( 72 ) 儂勿試試看？（你不試試看？）

( 73 ) 儂為啥勿試試看？（你幹嘛不試試看？）

例(71)、(72)、(73)的合法條件和前文中帶否定詞的“VV結果補語”（如例(27)、(28)）的合法條件相似：第一，“VV看”格式居於假設條件複句的表條件前分句之中，第二，“VV看”格式用於表示試探或追問的疑問句中，其共同點是V表示的行為尚未發生。由此可知，“VV看”格式帶否定詞是有條件限制的，離開這些條件，“VV看”格式不能接受否定詞的否定。

#### 四、對上海話中“VV結果補語”和“VV看”格式的共同特點的分析和概括

通過以上描述，可見上海話中“VV結果補語”和“VV看”格式具有如下共同特點：

1. 它們都難以後帶賓語。
2. 它們都只能充當謂語或謂語中心語。
3. 它們都不能表示已經發生的事情。
4. 它們都主要用於祈使句或表示建議、打算、意願的陳述句中。
5. 除非用於假設條件複句的條件前分句、V所表示的行為活動尚未發生的疑問句中，它們不能受否定詞的否定。

以下順次分析這五個特點。

(一) 上海話中“VV結果補語”和“VV看”格式難以後帶賓語。

我們認為這是其語法特點，而非語義特點。從前文例句中可見，“VV結果補語”和“VV看”格式在意義上可以帶支配對象。先看“VV結果補語”的例子：

- (1) 毛巾扭扭好。（毛巾疊疊好。）
- (2) 緣件衣裳讓我掛掛牢。（這件衣服讓我掛掛牢。）
- (4) 拿水倒倒滿。（把水倒倒滿。）
- (5) 緣點盆子揩揩乾。（這些盆子擦擦乾。）
- (6) 窗子關關緊。（窗戶關關緊。）

例(1)的“毛巾”，例(2)的“縫件衣裳”，例(4)的“水”，例

(5) 的“搵點盆子”，例(6)的“窗子”都是動詞在意義上的支配對象，但它們要麼像例(1)、(2)、(5)、(6)那樣，處於句子話題的位置，要麼像例(4)那樣，和介詞一起組成介詞短語，充當謂語動詞的狀語。

再來觀察“VV 看”的例子：

- (3) 搵件衣裳讓我掛掛看。(這件衣服讓我掛掛看。)
- (36) 埃件醞齏衣裳叫伊汰汰看。(那件髒衣服叫他/她洗洗看。)
- (37) 拿搵只開關扳扳看。(把這個開關扳扳看。)
- (39) 搵種花我來養養看。(這種花兒我來養養看。)

例(3)中的“搵件衣裳”，例(36)中的“埃件醞齏衣裳”，例(37)中的“搵只開關”，例(39)中的“搵種花”都是動詞在意義上的支配對象，但它們要麼像例(3)、(36)、(39)那樣，處於句子話題的位置，要麼像例(37)那樣，和介詞一起組成介詞短語，充當謂語動詞的狀語。

只有真正的不及物動詞進入這兩種格式後，“VV 結果補語”和“VV 看”格式才既不帶賓語，又不具備 V 在意義上的支配對象。如：

- (74) 儂坐坐好。(你坐坐好。)
- (75) 叫伊睏睏好。(叫他/她睡睡好。)
- (76) 讓我坐坐看。
- (77) 儂來睏睏看。(你來睡睡看。)

例(74)、(75)包含“VV 結果補語”格式，例(76)、(77)包含“VV 看”格式，其中的“坐”和“睏”都是不及物動詞。

在上海話中，把賓語放在 VV 和“看”之間的說法也是合法的，但這種說法現在很少見了。如：

- (78) 讓我掛掛搵件衣裳看。(讓我掛掛這件衣服看。)
- (79) 叫伊汰汰埃件醞齏衣裳看。(叫他/她洗洗那件髒衣服看。)
- (80) 扳扳搵只開關看。(扳扳這個開關看。)
- (81) 我來養養搵種花看。(我來養養這種花兒看。)

需要指出，採用上述說法時，賓語為重疊動詞 VV 所帶，而不為“VV 看”格式所帶。

另外，通過對比前文第一、二節中的例句(1)、(2)、(4)、(5)

和例(7)、(8)、(9)、(10)，可以看到“VV結果補語”格式變換成“V結果補語”格式後，謂語動詞後通常使用一個指示代詞“伊”充當賓語，該“伊”和謂語動詞左邊的名詞或名詞短語構成同指關係。請看下面例句：

- (82) a. 毛巾扱扱好。(毛巾疊疊好。)(原例(1))
  - b. \* 毛巾扱扱好伊。(毛巾疊疊好它。)
  - c. 毛巾扱好伊。(毛巾疊好它。)(原例(7))
  - d. ?毛巾扱好。(毛巾疊好。)
- (83) a. 翻件衣裳讓我掛掛牢。(這件衣服讓我掛掛牢。)(原例(2))
  - b. \* 翻件衣裳讓我掛挂牢伊。(這件衣服讓我掛挂牢它。)
  - c. 翻件衣裳讓我掛牢伊。(這件衣服讓我掛牢它。)(原例(8))
  - d. \* 翻件衣裳讓我掛牢。(這件衣服讓我掛牢。)
- (84) a. 拿水倒倒滿。(把水倒倒滿。)(原例(4))
  - b. \* 拿水倒倒滿伊。(把水倒倒滿它。)
  - c. 拿水倒滿伊。(把水倒滿它。)(原例(9))
  - d. ?拿水倒滿。(把水倒滿。)
- (85) a. 翻點盆子揩揩乾。(這些盆子擦擦乾。)(原例(5))
  - b. \* 翻點盆子揩揩乾伊。(這些盆子擦擦乾它。)
  - c. 翻點盆子揩乾伊。(這些盆子擦乾它。)(原例(10))
  - d. \* 翻點盆子揩乾。(這些盆子擦乾。)

以上例(82c)、(83c)、(84c)、(85c)顯然是一種複指結構，位於句末的“伊”在表意上基本多餘，但從語法上看，它是動詞的賓語。這種冗贅用法很有意思，它似乎反映了OV型和VO型兩種語序互相競爭的局面，但是如例(82b)、(83b)、(84b)、(85b)所示，動詞V重疊之後，在“VV結果補語”後面不再能出現這個由指示代詞“伊”充當的賓語。

(二) 上海話中“VV結果補語”和“VV看”格式都只能充當句子謂語或謂語中心成分。

我們以為上述現象說明這兩種格式具有定式動詞（finite verb）的屬性。上海話和普通話（普通話例句見下例中圓括弧內的句子）中都存在一些主要用於充當句子謂語或謂語中心語的格式，比如雙賓語結構：

(86) 伊拉拿脫我一件衣裳。（他們拿走我一件衣服。）

(87) 我要撥伊一本書。（我要給他一本書。）

但雙賓語結構也可以充當定語。例如：

(88) 呃，埃個就是拿脫我一件衣裳個人。（呃，那個就是拿走我一件衣服的人。）

(89) 撥伊一本書個事體我老早忘記脫了。（給他一本書的事情我早就忘了。）

又比如單純的重疊動詞，無論在上海話還是在普通話裏，都以充當句子謂語或謂語中心語為常，比如：

(90) 來，放鬆放鬆，吃吃茶，聽聽音樂。（來，放鬆放鬆，喝喝茶，聽聽音樂。）

(91) 嘸啥事體做，隨便畫畫圖。（沒啥事情可做，隨便畫畫兒。）

但它們也可以充當定語，如：

(92) 介忙啊？吃吃茶個辰光也嘸沒？（那麼忙啊？喝喝茶的時間也沒有？）

(93) 隨便畫畫個圖，勿好意思拿出去獻醜個。（隨便畫畫的畫兒，不好意思拿出去獻醜的。）

但是上海話中的“VV 結果補語”和“VV 看”格式都不能充當定語，如例(23b)、(66b)，它們是更為嚴格地只能充當句子謂語或謂語中心語的動詞性成分。

(三) 上海話中“VV 結果補語”和“VV 看”格式都不能表示已經發生之事。

在上海話裏存在動詞重疊的單純形式VV，它和普通話的動詞重疊相似（普通話例句不單獨列舉，請參看例(94)、(95)、(96)中圓括弧內的句子），都含有短時意義，可以表示未發生的事情，也可以表示已經發生的事情，比如：

- ( 94 ) a. 讓我坐一歇，看看電視。（讓我坐一會兒，看看電視。）  
 b. 剛剛嘸沒做啥，就是坐一歇，看看電視。（剛才沒有做甚麼，只不過坐一會兒，看看電視。）
- ( 95 ) a. 叫伊來白相，講講閒話。（叫他/她來玩兒，說說話兒。）  
 b. 阿拉交關辰光嘸沒碰頭了，現在搭儂講講閒話，嘎嘎山河，開心喎。（我們好長時間沒見面了，現在跟你說說話兒，拉拉家常，高興得很。）
- ( 96 ) a. 儂應該多到外頭走走，練練腳勁。（你應該多到外面走走，練練腿勁兒。）  
 b. 從舊年開始，我每天早浪廂要慢跑一個鐘頭，練練腳勁。（從去年開始，我每天早晨要慢跑一個小時，練練腿勁兒。）

以上例(94a)、(95a)、(96a)中的重疊動詞都表示尚未發生的事情，例(94b)、(95b)、(96b)中的重疊動詞都表示已經發生的事情。

這說明上海話中“VV結果補語”和“VV看”格式不能表示已發生之事這一特點和VV重疊形式沒有直接關係。

需要指出，上海話的“VV看”格式是VV重疊後跟“看”的組合，並非“V看”中V重疊的產物，因為上海話中並無和“VV看”平行的“V看”格式。如：

- ( 97 ) a. 讓我聞聞看。（讓我嗅嗅看。）  
 b. \*讓我聞看。（讓我嗅看。）
- ( 98 ) a. 儂來擺擺看。（你來放放看。）  
 b. \*儂來擺看。（你來放看。）
- ( 99 ) a. 叫王師傅來修修看。  
 b. \*叫王師傅來修看。

當然，我們可以假設“VV結果補語”和“VV看”格式中的VV本來表示短時意義，但是受到格式中的補語和“看”的制約，VV所表示的短時意義因此被取消，VV表示已發生之事的能力被遏制。然而這僅是一個假設，目前得不到相關語料的支持。

(四) 上海話中“VV結果補語”和“VV看”格式主要用於祈使句，或

表示建議、打算、意願的陳述句當中。

這個共同特點和“VV結果補語”、“VV看”這兩個格式都不能和表示已發生之事的特點相配，因為祈使句表示的是希望某人（主要是聽話者）做某事的意思，表建議的陳述句傳達了希望他人或說話者自身做某事的意思，表示打算、意願的陳述句傳達了某人將來要做某事的意思。此理甚明，不必多論。

既然不能表示已發生之事，那麼上海話的“VV結果補語”和“VV看”格式應該可以放在表示假設意義的句子之中，事實的確如此。本文第二節、第三節曾談到上海話的“VV結果補語”和“VV看”格式出現在假設條件複句的表條件前分句中時可以被否定詞所否定。例如：

(27) 衣裳勿烘烘乾就勿好擺起來。（衣服不烘烘乾就不能收起來。）

(71) 儂勿試試看就勿曉得來三勿來三。（你不試試看就不知道行不行。）

其實上海話的“VV結果補語”能否進入假設條件前分句之中，和該句是肯定形式還是否定形式無關，請看如下例句。

(100) 衣裳烘烘乾就好擺起來了。（衣服烘烘乾就能收起來了。）

(101) 挿雙鞋子勿撐撐大就勿好紮。（這雙鞋子不撐撐大就不能穿。）

(102) 挿雙鞋子撐撐大就好紮了。（這雙鞋子撐撐大就能穿了。）

含“VV結果補語”格式的上海話句子如果表示假設意義，一般在複句中充當條件前分句，但是錢乃榮（1997：58）舉過一個例句，在那個句子中“VV結果補語”處於假設條件複句的後分句即結果分句中，如：

(103) 要做生活，大家講講好條件。（左按：此句意為“如果想（讓我們）幹活，雙方得先講好條件。”）

儘管如此，“大家講講好條件”仍是未發生之事。而實際上，例(103)表達的意思，今天用上海話來說時，更多地採取如下形式：

(104) 要做生活，大家先講好條件。（如果想（讓我們）幹活，大家先講好條件。）

上海話的“VV看”能否進入假設條件前分句之中也和該句是肯定形式還是否定形式無關，請看如下例句。

(105) 儂試試看就曉得來三勿來三了。（你試試看就知道行不行了。）

(106) 勿寫寫看就勿曉得筆頭滑勿滑。（不寫寫看就不知道筆頭滑不滑。）

(107) 寫寫看就曉得筆頭滑勿滑了。（寫寫看就知道筆頭滑不滑了。）

和“VV結果補語”不同，“VV看”格式可以進入複句的後分句之中，且複句不限於表示假設條件關係，下面(110)便是表推論的因果複句。例如：

(108) 要曉得啥人頂結棍，讓伊拉明朝來比比看。（要知道誰最厲害，讓他們明天來比比看。）

(109) 有勿有療效，要伊自家吃吃看個。（有沒有療效，要他/她自己吃吃看的。）

(110) 既然儂介有把握，就來唱唱看。（既然你這麼有把握，就來唱唱看。）

上面三例中，雖然所處位置在複句的後分句之中，“VV看”格式表示的仍是未發生之事，而且還經常具有表示建議的功用。上例(108)和(110)的後分句就都是表示建議的陳述句，例(109)中的後分句在一定條件下也可理解為表示建議。

如前文所說，上海話中“VV結果補語”和“VV看”格式可以出現在否定形式的疑問句中。如：

(28) 衣裳為啥勿烘烘乾？（衣服為甚麼不烘烘乾？）

(72) 儂勿試試看？（你不試試看？）

(73) 儂為啥勿試試看？（你幹嘛不試試看？）

其中的否定詞“勿”可以替換成“嘸沒”，句子仍舊合法。如：

(111) 衣裳為啥嘸沒烘烘乾？（衣服為甚麼沒有烘烘乾？）

(112) 儂嘸沒試試看？（你沒有試試看？）

(113) 儂為啥嘸沒試試看？（你幹嘛沒有試試看？）

以上六個例句有一個共同特點：其中的“VV結果補語”和“VV看”都表示未發生之事。

如果將上述疑問句換作肯定形式，其合法性仍取決於同樣的限制條件：

“VV結果補語”和“VV看”格式必須表示未發生的事情，否則句子不合法。如：

- (114) \* 衣裳為啥烘烘乾？（衣服為甚麼烘烘乾？）
- (115) \* 衣裳烘烘乾了哦？（衣服烘烘乾了嗎？）
- (116) 衣裳要烘烘乾哉？（衣服要烘烘乾嗎？）
- (117) 衣裳阿要烘烘乾？（衣服可要烘烘乾？）
- (118) \* 儂為啥試試看？（你為甚麼試試看？）
- (119) \* 儂試試看了哦？（你試試看了嗎？）
- (120) 儂要試試看哉？（你要試試看嗎？）
- (121) 儂阿要試試看？（你可要試試看？）

上述疑問句常有表示建議的功用（除此之外，前文的例（72）、（73）也經常表示建議）。

現在我們再來看看“VV結果補語”和“VV看”格式能不能用於感歎句中。由於以“VV結果補語”和“VV看”格式充當謂語或謂語中心語的感歎句都是動詞性謂語句，這就決定了這些句子不可能是純粹的感歎句，而是帶有感歎語氣的陳述句、祈使句等。如：

- (122) 緝眼衣裳一定要烘烘乾！（這些衣服一定要烘烘乾！）
- (123) 我定規要去試試看！（我一定要去試試看！）
- (124) 烘烘乾！
- (125) 試試看！

通過以上考察，我們能夠維持原先的看法：上海話的“VV結果補語”和“VV看”格式主要用於祈使句或表示建議、打算、意願的陳述句中。此外我們還細化了一個觀察結果：“VV結果補語”和“VV看”可以進入疑問句，不管它是肯定句還是否定句，當然，這些疑問句所詢問的必須是未發生之事。

（五）上海話中的“VV結果補語”和“VV看”不能受否定詞的否定，除非它們用於假設條件複句的條件前分句中、或者V所表示的行為活動尙未發生的疑問句中。

其實不止“VV結果補語”和“VV看”這兩種格式，上海話乃至普通話

的重疊動詞能否被否定詞所否定，也和以上兩個條件密切相關，請看以下上海話例句。為節省篇幅，普通話例句不再單獨列舉，請參閱例（126）、（127）、（128）圓括弧內的普通話譯句，它們的合法性和對應的上海話例句相同。

- (126) a. \* 讓我坐一歇，我勿看看電視。（讓我坐一會兒，我不看看電視。）
- b. \* 今朝吃力煞了，嚜沒看看電視。（今天累死了，沒有看看電視。）
- c. \* 剛剛吃過飯，勿要看看電視。（剛剛吃過飯，別看看電視。）
- d. 變成習慣了，勿看看電視就困勿著覺。（變成習慣了，不看看電視就睡不著覺。）
- e. 既然厭氣，儂做啥勿看看電視吶？（既然無聊，你幹嘛不看看電視呢？）
- (127) a. \* 兩家頭板好仔面孔坐好仔，勿講講閒話。（兩個人板著臉坐著，不說說話兒。）
- b. \* 伊拉只勿過點點頭，嚜沒講講閒話。（他們只不過點點頭，沒有說說話兒。）
- c. \* 現在辣海上班，勿要講講閒話。（現在正在上班，別說說話兒。）
- d. 噟巴鬼，一天勿講講閒話就難過。（嘮叨鬼，一天不說說話兒就難受。）
- e. 儂高伊拉為啥勿講講閒話吶？（你跟他們幹嘛不說說話兒呢？）
- (128) a. \* 伊就是勿聽我個閒話，勿練練腳勁。（他/她就是不聽我的話兒，不練練腳勁兒。）
- b. \* 錄兩天嚜沒出門，也嚜沒練練腳勁。（這幾天沒有出門，也沒有練練腳勁兒。）
- c. \* 儂要練手勁，勿要練練腳勁。（你要練手勁兒，別練練腳

勁兒。)

- d. 年紀大了，勿練練腳勁就走勿動路了。（年紀大了，不練練腳勁兒就走不動路了。）
- e. 儂做啥勿練練腳勁吶？（你幹嘛不練練腳勁兒呢？）

既然如此，那麼能否得出如下結論“除非用於假設條件複句的條件前分句之中，或者用於詢問尙未發生之事的疑問句中，否則漢語的動詞重疊形式都不能被否定詞否定”？對此我們無法判定，有待於進一步的探求。

總的看來，上海話的“VV結果補語”和“VV看”格式具備上述五個特點，而且造成這些特點的原因難以歸結為“VV結果補語”和“VV看”格式的內部構造成分的特點，這樣的話，“VV結果補語”和“VV看”格式都可歸結為具有自身獨立性的“構式”（construction）。

## 五、漢語其他方言中的“VV結果補語”和“VV看”格式

“VV結果補語”和“VV看”格式並不為上海話所獨有。

壽永明（1999：88-90）論述過吳語紹興話的“VV補語”格式，其中包括了“VV結果補語”的格式，遲昌海和王純（2004：150-151）曾描述溫州話的“VV結果補語”格式，並提到安徽歙縣話、浙江永康話中也使用“VV結果補語”格式，石毓智（2007：61-62）提到過廣東澄海話、福建永春話裏都存在“VV結果補語”，並轉述劉丹青和汪平的研究，指出吳語蘇州話中存在“VV結果補語”的說法，潘海燕（2009：121-122）論述過安徽蕪湖市所屬繁昌話（屬於宣州吳語區）中的“VV結果補語”格式。

需要指出，在遲昌海、王純（2004）和潘海燕（2009）所舉的全部相關例句中，“VV結果補語”格式都不帶賓語。潘海燕（2009：122）更指出繁昌方言中“VV補語”格式幾乎都可以在名詞前加上“把”字<sup>⑧</sup>。石毓智（2007）的文章中相關例句很少，唯一一個引自汪平的蘇州話含“VV結果補語”格式的例句，是不帶賓語的。但筆者知道，蘇州話中“VV結果補語”格式和上海話的情況相仿，一般不能後帶名詞賓語。

<sup>⑧</sup> 我們認為這是因“VV補語”格式無法帶賓語，只得將動詞的支配對象前置並用“把”來標記。

李文浩（2010：44-45）概括了他人的研究成果，指出漢語若千方百言中存在“VV補語”的格式，現在我們根據該文所舉的例子，列出存在“VV結果補語”格式的方言如下：廣東潮陽話、雲南昆明話、福建永春話、浙江嘉善話、浙江紹興話、浙江溫州話、江蘇蘇州話、上海話和安徽歙縣話。但是李文浩沒有提供以句子形式出現的例子，所以我們無法從他的文章裏獲知那些方言中的“VV結果補語”格式是否能帶賓語。

特別需要指出，壽永明所舉的含“VV結果補語”格式的例句與眾不同：多數都是讓該格式居於句子的主語之中，如：

（129）信寫寫好介快咯。（左按：信寫好那麼快呀。）（原文例句（2），第88頁）

（130）飯吃吃好奧毛有一個鐘頭了。（左按：飯吃好大概有一個小時了。）（原文例句（12），第88頁）

壽文中只有兩例是“VV結果補語”格式充任謂語並位於句末的，如：

（131）作業去做做好。（左按：去把作業做做好。）（原文例句（17），第89頁）

這反映了紹興話的“VV結果補語”格式和上海話的“VV結果補語”格式在語法功能上存在較大差別。

劉丹青（1996：31）曾指出：“東南方言的嘗試貌大都與短時貌有分別，嘗試貌通常由重疊式（或動詞帶數量補語數量賓語）再加‘看’表示，在有些方言中不用‘看’而用其同義詞，如泉州話‘某’、溫州‘胎’。”平田昌司和武巍（1996：137）對徽語休寧話的描述中談到“VV察”格式表示嘗試意義的現象<sup>⑨</sup>。此外，潘悟雲（1996：277-278）和遲昌海、王純（2004：152）分別簡述過吳語溫州話裏用“VV看”格式表示嘗試意義，石汝傑（1996：371-372）描述過吳語蘇州話裏用“VV看”格式表示嘗試意義的現象，劉群（2006：114-115）專文論述過屬於西南官話的湖北襄樊話裏表示嘗試意義的“VV看”格式的特點，王蘋（2008：35-36）論述過吳語寧波話中“VV看”和“VVN看”格式表示嘗試意義的現象。

<sup>⑨</sup> 我們認為這個“察”可能相當於上海話“VV看”格式中的“看”。

需要指出，在平田昌司、武巍和潘悟雲的論文中出現了“VV 看”帶非名詞性賓語的例句，如本文前面所說，這和“VV 看”帶名詞性賓語的情況明顯不同。而在石汝傑、王蘋和劉群所舉的例句中，“VV 看”格式後都不帶賓語，若 V 帶名詞性賓語，該賓語居於 VV 和“看”之間。遲昌海、王純（2004：152）更明確指出，溫州話的“VV 看”不可帶賓語，非帶不可時，則將賓語前置為話題。那些方言中“VV 看”格式的特點與上海話大體相同。

綜合以上各家所言，可知“VV 結果補語”和“VV 看”格式比較廣泛地分佈於漢語的多種方言之中，在一部分方言中還具備一個明顯的共同傾向——在這兩個格式後面不帶賓語，尤其是不帶名詞性賓語。

## 六、進一步的討論

如前文所述，上海話中“VV 結果補語”和“V 結果補語”格式在基本意義的表達上並無大的區別。至於“VV 看”格式所表示的嘗試意義，已經由其中的“看”予以標記了，並不依賴於動詞重疊的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漢語的一部分方言中至今仍有用“V 看”、“V 瞎”等格式表示嘗試意義的說法<sup>⑩</sup>。施其生（1996：188-189）描述過閩南方言汕頭話裏用“V 瞎”、“V+下十瞎”表示嘗試意義的現象，並說“汕頭話表嘗試的‘瞎’前面的動詞不重疊，嘗試貌是獨立的。”如：

（132）你試瞎者湯。（你嘗嘗這種湯。）（施文例句（187））

（133）只本書買無了，唔相信你去買下瞎。（這本書買不到了，不信你去買買看。）（施文例句（192））

這個“瞎”就是“看”的意思。

陳澤平（1996：247-248）描述過閩東方言福州話中用“V 看”或“V+補語十看”表示嘗試意義的現象，並說“福州話的嘗試貌句子中動詞不重疊。”如：

（134）汝做看（你做做看）（陳文例句（174））

<sup>⑩</sup> 陸儉明（1999）和吳福祥（1995）都提到過中古漢語中非重疊動詞帶“看”表示嘗試意義的現象，並舉了相關例句。

(135) 介等久看，若無來就是勿會來了（再等一會兒，如果還沒來就不會來了）（陳文例句（180））

此外還有“V+賓語+看”結構，如：

(136) 先食兩貼看會差勿會（先吃兩服看看有沒有好轉）（陳文例句（179），247頁）<sup>⑪</sup>

由此可見，若論經濟性，“VV結果補語”和“VV看”這兩個格式本無存在的必要，也就是說其中的動詞不必重疊，那麼，這兩種格式在上海話裏存在至今應該另有原因。

我們認為“VV結果補語”和“VV看”格式是動詞性成分在結構上複雜化的產物，這個複雜化表現為兩個層次。首先是動詞重疊。在漢語這樣的孤立語中，重疊後的動詞不僅增加了自身的長度，該重疊形式還往往和形態變化發生關聯。其次是在重疊動詞後加上形容詞等充當結果補語，或者加上從動詞虛化來的“看”充當嘗試意義的標記。這不僅進一步增加了詞語串的長度，而且形成了面貌獨特的構造。這些獨特的構造不僅可能擔負新的表達功用，並且因其獨特而易於自成一體，易於識別，從而有利於確立自身的存在價值。循此思路，以下從兩個方面進行一些論證。

(一) 前文（見本文第四節開頭）概括的上海話“VV結果補語”、“VV看”格式的特點2、3、4、5，顯示了這兩個格式具有定式動詞的性質。

上海話的“VV結果補語”和“VV看”格式只能充當句子謂語或謂語中心語這一特點，已經反映了這兩個格式具有定式動詞的屬性。此外，根據前文所論，“VV結果補語”和“VV看”格式不能表示已發生之事，這個特點最易看作“時”（tense）限制的反映；“VV結果補語”和“VV看”格式經常充當祈使句的謂語或謂語中心語，但它們進入陳述句和疑問句時卻不那麼自由，這個特點最易看作“情態”（modality）或“語氣”（mood）限制的反映。戴維·克里斯特爾（2007：141-142）做過如下解釋：“定式動詞（短語）是能在一獨立句子（或主要小句）中單獨使用的動詞形式；它可以有‘時’和‘式’（左按：這個‘式’的英語原詞是 modality）的形式對立。

<sup>⑪</sup> 看句義，此例中的“差”應解為“癢”。

動詞的非定式 (non-finite) 形式則只在依附小句中獨立使用，並缺乏‘時’和‘式’ 的對立。”。上海話“VV結果補語”和“VV看”的表現，和上述的定式動詞 (finite verb) 的特性是比較相合的。

上海話的“VV結果補語”和“VV看”格式並非單個動詞，但這並不妨礙將它們看作一個整體。U Ansaldi (Keith Brown, 2005: 260-263) 在為第二版《語言和語言學百科全書》撰寫的詞條“連續動詞結構”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簡稱 SVC) 中對該結構做過解釋<sup>⑫</sup>，認為它可以在形式上描述為包括兩個或更多個謂項 (predicates) 的小句 (clause)，這些謂項用以表示若干屬性，可將它們看作一個結構單位 (structural unit)，並被感知為一個語調單位 (intonational unit)。連續動詞結構包羅種類甚多，Ansaldi 舉的例子中包括普通話的“他吃飽了”、“坐下來吧”，其中的連續動詞結構“吃飽”、“坐下來”被漢語語法學界看作動補短語<sup>⑬</sup>。而“吃飽”更和上海話的“VV結果補語”格式同屬“動詞十結果補語”構造。

Ansaldi 還指出連續動詞結構可以辭彙化或語法化，他所舉的例句中包括普通話的“我去過”和廣東話的“我快過你”（我比你快），前一個“過”被 Ansaldi 解釋為從動詞語法化而來的經歷標記 (experiential marker)，後一個“過”被 Ansaldi 解釋為從動詞語法化而來的差比標記 (surpass marker)。這兩類結構和上海話中的“VV看”格式比較接近，都是動詞後接虛詞的結構。

如前所述，上海話的“VV結果補語”和“VV看”格式的顯著特徵是包含了動詞的重疊形式。張敏 (1997: 39) 從類型學角度談論過漢語及若干其他語言的動詞重疊現象，他說：“動詞重疊在漢藏語裏的分佈範圍比其他詞類要小，其格式和意義類型都比較繁複，但最常見的意義是表動作的持續不斷、反復出現、交替出現、節奏快、動量大或動量小、頻度高、慣常出現等。”“類似的現象也出現在漢藏系之外的其他語言裏。……近幾年語言類型學界所作的研究將重疊的形式-意義匹配分析得更為細緻。如 Abbi (1992)

<sup>⑫</sup> 我們不把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譯作“連動結構”，以免和漢語語法學界通用的、狹義的“連動結構”產生混淆。

<sup>⑬</sup> 部分學者，包括西方學者，認為漢語的形容詞是動詞的一部分。

考察了33種南亞語言（分屬印歐、達羅毗荼、南亞、漢藏四大語系），將各類重疊形式負載的語義分為21種類型，其中動詞重疊式表達同時、持續、反復、非短時及伴隨、相互等意義……Bybee等（1994）在研究世界各語言的體（aspect）成分虛化過程時提出，各語言中動詞重疊的最早意義是動作重複、頻繁或持續。”

張敏概括的動詞重疊形式表達的諸種意義中，除了“表示同時”這一點和“時”意義相涉外，都和上海話“VV結果補語”、“VV看”格式表達的意義沒有甚麼關係。依此而論，上海話中“VV結果補語”和“VV看”格式所具有的整體語法功能，難以歸結為源於它們所含的動詞重疊形式。相反，根據 Ansaldi 的概括，一個典型的連續動詞結構至少具備如下幾個表達功能中的一個：

1. 表示運動的方向，或表示位置。
2. 標記論元，如標記及物對象、伴隨物、工具、受益對象、使役對象和補足語等。
3. 充當 TMA 標記，TMA 是 tense（時）、modality（情態）、aspect（體）的縮寫。
4. 表示差比。

如前文所述，上海話的“VV結果補語”和“VV看”格式都具有表示特定的時、情態或語氣意義的作用，“VV結果補語”格式大量用於祈使句中，這時它帶有使役對象。由此推論，上海話的“VV結果補語”和“VV看”格式在表達功能上的特點，更可能來自於其整體構造，即自身的獨特“構式”。

（二）右向複雜化的動詞性結構適合與 OV 型語序或話題化構造相配，但和 VO 型語序相斥。

在前文第四節的第一部分，我們曾經論證“VV結果補語”和“VV看”格式可帶意義上的支配對象，但是難以後帶賓語，如要說出意義上的支配對象，則必須將其向左移動，讓它充當句子的話題，或者充當介詞的賓語，成為狀語的一個部分。這就是說，上海話的“VV結果補語”、“VV

“看”格式能夠和 OV 型語序或話題化構造相配<sup>⑩</sup>，而和 VO 型語序相斥。對此，我們將其歸結為動詞性結構進一步複雜化的結果。

不僅上海話如此，前文第五節中也談到漢語部分方言具備一個明顯的共同傾向——在“VV結果補語”和“VV看”格式後面不帶賓語，尤其是不帶名詞性賓語。進一步的考察表明，在漢語普通話中儘管不存在“VV結果補語”格式，“VV看”格式的使用頻度也不高，但是同樣存在如下現象：複雜化的動詞性成分（甚至僅僅增加補語的長度）後面難帶賓語特別是名詞性賓語，如果一定要說出這些成分所代表的對象，則須把這些成分提到動詞性成分的左邊充當句子的話題，或者充當介詞的賓語。請看以下例句：

- (137) a. 他不敢走進這扇大門。  
 b. \* 他不敢走進去這扇大門。  
 c. 這扇大門他不敢走進去。
- (138) a. 老張看得清這麼小的字嗎？  
 b. \* 老張看得清楚這麼小的字嗎？  
 c. 這麼小的字老張看得清楚嗎？
- (139) a. 小李不願意一個人呆教室裏。  
 b. \* 小李不願意一個人呆一小時教室裏。  
 c. 小李不願意一個人在教室裏呆一小時。
- (140) a. 我擰得緊這個螺帽。  
 b. \* 我擰得很緊這個螺帽。  
 c. 這個螺帽我擰得很緊。  
 d. 我把這個螺帽擰得很緊。
- (141) a. 請你洗乾淨這件衣服。  
 b. \* 請你洗乾淨一點兒這件衣服。  
 c. 這件衣服請你洗乾淨一點兒。  
 d. 請你把這件衣服洗乾淨一點兒。

在此有兩點需要注意：

<sup>⑩</sup> 這類意義上的支配對象移到動詞左邊並充當介詞的賓語後，很像一個以介詞為標記的前置賓語。

第一，以上所說的動詞性結構的複雜化，都是右向擴展，而非左向擴展。如果是左向擴展，則不會削弱動詞性結構帶後置賓語的能力。如：

- ( 142 ) 他不敢向前走進這扇大門。
- ( 143 ) 老張能真正看得清這麼小的字嗎？
- ( 144 ) 小李不願意一個人從十三點到十四點一直呆教室裏。
- ( 145 ) 我一定能擰得緊這個螺帽。
- ( 146 ) 請你用心地洗乾淨這件衣服。

第二，這種複雜化並不體現在動詞上，而是落在動詞後成分之上。請看下面的上海話例句。

- ( 147 ) a. 伊也想走貴賓通道（他/她也想走貴賓通道。）  
b. 伊也想走走貴賓通道。（他/她也想走走貴賓通道。）
- ( 148 ) a. 老張定規要講這樁事體。（老張一定要說這件事情。）  
b. 老張定規要講講這樁事體。（老張一定要說說這件事情。）
- ( 149 ) a. 媽媽叫小明到花園裏去澆花。（媽媽叫小明去花園裏澆花。）  
b. 媽媽叫小明到花園裏去澆澆花。（媽媽叫小明去花園裏澆澆花。）
- ( 150 ) a. 阿拉想試儂個膽量。（我們想試你的膽量。）  
b. 阿拉想試試儂個膽量。（我們想試試你的膽量。）
- ( 151 ) a. 勿要浪費辰光，儂去汰衣裳哦。（別浪費時間，你去洗衣服吧。）  
b. 勿要浪費辰光，儂去汰汰衣裳哦。（別浪費時間，你去洗洗衣服吧。）

以上例( 147b )、( 148b )、( 149b )、( 150b )、( 151b )中都包括了動詞的重疊形式，但是並未削弱它們後帶賓語的能力。同樣的現象也存在於普通話之中，以上例( 147b )、( 148b )、( 149b )、( 150b )、( 151b )中的普通話譯句都是合法句，這證明在普通話中，動詞重疊形式也不削弱它們後帶賓語的能力。

對其他若干語言的觀察也表明，右向複雜化的動詞性結構適合與 OV 型語序和話題化構造相配。比如具備 OV 型語序的日語，其句子謂語的語法複

雜性主要表現在動詞部分，而且是右向擴展的，即核心動詞居左，擴展成分居右，它可以說是一種大量使用右向擴展的連續動詞結構的語言。如：

(152) 彼は原稿用紙500枚の小説を一気に書き上げた。(他一氣呵成地寫完了一部足有500頁稿紙的小説。)(《日本語句型辭典》第9頁)

例(152)中的“書き上げた”是一個右向擴展的連續動詞結構，其核心動詞是“書き”，它的原型是“書く”，意思是“寫”，非獨立的補助動詞的原型是“上げる”，例句中變為“上げた”，表示過去時，意思是“已全部完成”。

韓國語的情況和日語相似，請看下例：

(153) 성준이는 임조가 책을 읽어보게 했다. (成俊讓林祖讀讀書。)

例(153)中帶下劃線的部分可以如此分析：

1. 核心動詞是“읽다”，意思為“讀”。這裏該動詞產生了形態變化，詞幹“읽”後帶有連接詞尾“어”。
2. 其後的“보다”是非獨立的補助動詞，表示嘗試意義。這裏它因後續成分的運用需要，只保留了詞幹“보”。
3. “보”後的連接詞尾“게”表示動作導致的結果，它和補助動詞“하다”組合，形成表示使役意義的習用格式。在這個例句中，“하다”發生了形態變化，變為“렸다”，用以表示過去時，同時附帶表示完成的意思<sup>⑯</sup>。

可見，例(153)中整個帶下劃線的部分也是一個右向擴展的連續動詞結構。

需要指出的是，日語和韓國語除了都是OV型語言之外，還都是在句子構造中大量使用話題的語言，加之它們大量使用右向擴展的連續動詞結構，於是形成三個特點共存的局面。我們認為這種共存現象並非偶然，它是這三個特點互相適應關係的反映。

右向複雜化的動詞性結構為甚麼和OV型語序或話題化構造相配而和

<sup>⑯</sup> 例(153)及對該例句的初始解釋由我的助教，高麗大學中文系碩士研究生樸景蘭提供，我所指導的華東師範大學博士研究生方金花核查了本文對例(153)的漢譯和解釋，並提出了修改意見。在此謹表感謝。

VO型語序相斥呢？對此我們提出兩個嘗試性的解釋。

1. 動詞性結構的右向擴展拉長了核心動詞和其後賓語之間的距離，增加了兩者之間的障礙，使得核心動詞的及物性鞭長莫及，以至於喪失了後帶賓語的能力。

2. 動詞性結構的右向擴展實際上是在核心動詞和句末賓語之間添加新信息的過程，由於自然焦點有居於句子末尾的傾向，該焦點便落在句末賓語上面，而無法凸顯新添加的信息。為了解決這個矛盾，只能將句末賓語前移，讓它們成為前置賓語或者句首話題等，這樣一來，新信息就能放在句末，處於自然焦點的範圍之內並得到凸顯。

以上兩個解釋中哪一個更為可取，或者兩個都有一些道理，或者兩個都缺乏說服力，目前尚難斷定，需要進一步探究。

## 七、結語

上海話的“VV結果補語”和“VV看”格式具有外表上的相似性：它們都包含動詞重疊形式VV，VV後都帶一個單音節形容詞、動詞或由謂詞虛化而來的“看”<sup>⑯</sup>。而且還都具備了前文第四節所提的五個語法特點。但是它們的內部構造關係卻很不一樣，前者是動補關係，後者是實詞帶虛詞的附著關係。其表裏不一非常明顯，不免令我們感到驚訝。

然而，若從這兩個格式的歷時演變角度尋求解答，或許就不那麼驚訝了。首先，“VV看”中的“看”本來也是動詞，那時，它和前面的動詞之間具有連動關係，而非附著關係。而且這種歷時關係至今仍有遺存，證據之一就是上海話“VV看”格式中的“看”現在並不念輕聲<sup>⑰</sup>。相比之下，上海話的語氣詞“呢”、“呀”，甚至不那麼純粹的語氣詞“口伐”都念輕聲。其次，這兩個格式中的核心動詞部分都可能經歷了一個從“V—V”變成“VV”的變化過程，因此這兩個格式具有相似的演化軌跡。其三，這兩種格式具有相同的語音模式（此處暫不考慮雙音節詞充當補語的少數現象）及相

<sup>⑯</sup> 如本文開頭所提，為便於對比，我們只論述補語為單音節的“VV結果補語”格式，而事實上，在上海話裏，“VV結果補語”格式中的常見補語也是單音節的。

<sup>⑰</sup> 相比之下，普通話中“VV看”的“看”已念輕聲。

本文的析究還有很大的局限。首先，本文未能深入闡發究竟哪些具體原因導致了上海話中“VV看”格式的語法特性和其方言色彩。其次，我們對該語言其他方言中的“VV看”格式和日語、韓國語中充當句子謂語或謂語中心語的連續語“VV看”、“VV看”格式的考察非常夠，因而限制了本文的研究價值。第三，我們雖然主張上海話“VV看”的考察非常有助於深入認識上海話等漢語方言的相異點法規律，而且對進一步認識漢語法的輔助詞結構以及上述幾種現象之間的相互關係。若能繼續此探索，不但有O型和VO型語序，不僅是語體化現象，而且包括了完成動詞的限定性、連步探討，我們感覺到，這些位於句末的複雜化動詞性構造所涉及的不僅是句子構造上的語體化現象。通過對上海話“VV看”格式的初步研究是方言常識成為歷史語料的重要來源，在此過程中，得到最多關注的似乎是該語言句子到底是VO型還是OV型呢？在這個問題中，包括上海話在內的漢語南部語言常常成爲研究的重點，這就是因為它們在語序上與上海話存在較大的差異。

近年來，語言學家越來越重視從類型學角度研究漢語方言，比如在論述該語言句子到底是VO型還是OV型時，會將上海話與其他方言進行比較。這進一步限制了這兩種格式的適用範圍，使其完成動詞的性質更加明顯。這兩種格式的區別在於，前者是兩個動詞之間的順序關係，後者則是兩個動詞之間的順序關係。這兩種關係的第二個因素，應該是在重疊動詞後面接續結果補語或者可能成為“VV看”格式的第二個因素，應該是在完成動詞後面接續結果補語或

因爲時、人稱、情態或語氣而產生的完成動詞的受限性有相似之處，因此它有條件的，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重疊動詞的使用範圍。這種受限性，和在上文已經指出過的，這就是第一個值得重視的因素。如前所述，

當然，以上解釋還比較皮相，更深刻的原因應該去追溯這種格式的內部機制。我們以為，動詞重疊形式可能是第一個值得重視的因素。如前所述，

相似性是很容易被這種格式之間的内在差别的。

以上的語法構造序列，在“VV看”的構造理論已漸漸確立的今天，外表上的

語和韓國語中的連續動詞結構卻可以多次右向擴展。以上不足，都有待於今後彌補。

### 參考文獻

- 陳澤平 1996 《福州方言動詞的體和貌》，張雙慶主編《動詞的體》，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 遲昌海、王純 2004 《溫州話動詞重疊式分析》，《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34卷第5期。
- 李文浩 2010 《與“動疊十補”組合相關的若干類型學參項》，《漢語學習》第4期。
- 劉丹青 1996 《東南方言的體貌標記》，張雙慶主編《動詞的體》，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 劉群 2006 《襄樊方言“VV看”格式的特點》，《襄樊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5卷第1期。
- 陸儉明 1999 《現代漢語中一個新的語助詞“看”》（原刊於《中國語文》1959年10月號），陸儉明、馬真《現代漢語虛詞散論》，北京：語文出版社。
- 潘海燕 2009 《繁昌方言裏的動詞重疊帶補語現象》，《語文學刊》第1期。
- 潘悟雲 1996 《溫州方言的體和貌》，張雙慶主編《動詞的體》，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 平田昌司、武巍 1996 《休寧方言的體》，張雙慶主編《動詞的體》，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 錢乃榮 1997 《上海話語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阮桂君 2005 《寧波話語助詞“看”》，《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6期。
- 石汝傑 1996 《蘇州方言的體和貌》，張雙慶主編《動詞的體》，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 施其生 1996 《汕頭方言的體》，張雙慶主編《動詞的體》，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
- 石毓智 2007 《漢語方言中動詞重疊的語法意義和功能的差別》，《漢語學報》

第4期（總第20期）。

壽永明 1999 《紹興方言中的動詞重疊句》，《浙江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5期。

王 蘋 2008 《寧波方言中動詞重疊結構類型探析》，《寧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第21卷第3期。

章旭升、許東振 2006 《新編韓國語實用語法》，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吳福祥 1995 《嘗試態助詞“看”的歷史考察》，《語言研究》第2期。

徐烈炯、邵敬敏 1998 《上海方言語法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張林華 2011 上海話動詞重疊式加補語的語法化考察，《現代語文》12期。

張 敏 1997 《從類型學和認知語法的角度看漢語重疊現象》，《國外語言學》第2期。

[英]戴維·克里斯特爾編，沈家煊譯 2007 《現代語言學詞典》，北京：商務印書館。

[日]グループ・ジャマシイ（小組）著，徐一平等譯 2001 日本語句型辭典（中文版），東京：くろしお出版。

Brown, Keith 2005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nd edition), Volume 11, Oxford: Elsevier.

（左思民 首爾高麗大學中文系/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